

美丽的诱惑

田家村 著

综合卷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综合卷·

美丽的诱惑

田家村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开本 6.6 印张 165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7-221-03441-9/Z. 521

定价：15.00 元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总 序

陈永昊

一份长长的作品目录和作家名单摆在案头。详读过后，欣喜和感慨奔涌而至，双眼热热地湿润起来。

湖州市作家协会正准备为我们的共和国 50 周岁的生日献上一部厚礼——《中国太湖作家丛书》。

有时我觉得作家们很辛苦。他们为了使自己也使读者满意，不惜“绞尽脑汁”，像对付湿毛巾一样把一个饱含智慧的大脑拼命地拧，渐渐地，脑汁挤在白纸上就成黑字，自己的黑头发却慢慢白起来。

有时我又觉得作家们很幸福。虽然吃的是草，挤出的毕竟大多是牛奶。男女老少喝了，既利于健康，又愉悦精神。一个人能以言立世，又造福于人，不是很幸福的事么？

就在我们的共和国诞生 50 周年的前夕，既辛苦又幸福的湖州作家们决心用自己的心血凝成一套丛书，用来表达对母亲和乡亲们的挚爱，其中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影视文学、报告文学，等等，种种流行的文体，几乎都全了，描画千姿百态的社

会生活，记录湖州的峥嵘岁月，同时也展示着作家们自己的心底波澜……一年就建这样宏大的工程，恐怕在湖州是破天荒的事，其本身就是一种壮举，我想，这该得益于湖州作家的赤诚和正逢盛世，是否也得益于湖州文学土壤的深厚呢？

湖州确实是润泽文学和文学家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诗歌是文学的主力，而首创中国诗歌音韵理论——“四声八病说”的就是南朝的大诗人湖州武康的沈约！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是湖州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做过湖州的“市长”，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和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竟在湖州为同僚！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有两座高峰，一座叫《三言》，一座叫《二拍》，后一座的主人就是湖州的凌濛初！还有清代的剧作家孟称舜，现当代的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和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等等，都是为中华争光的大家巨匠。谭正璧先生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自先秦至清末文学家中，湖州籍占2.8%。又有细心人统计，在新版《辞海》中南朝至清末，湖州被立传为文学家者占被收录总数的5%！这两个数字确实不简单，值得湖州人骄傲，也鞭策着湖州人。鞭策的结果便是湖州近50年来，文学创作一直可与同等规模的城市媲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文学界潮起潮落，湖州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文学都曾占据重要地位，有的门类至今仍方兴未艾，这些都是关心文学者所明了的，就毋需我一一细举了。

此次汇入《中国太湖作家丛书》的作家仅为湖州作家群的一部分，但仅此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集，已经是洋洋大观，足以检阅我市的文学成果了。而且，因为湖州依太湖而得名，因为太湖流

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湖州人包括他们中的文学家，所以，湖州作家们要给自己这部丛书冠上太湖的名号，爱情之深，意蕴之远，是不能不令人感动的。我衷心祝愿湖州的文学事业源源不断如苕雪流长，浩浩淼淼如太湖波涌……

我自知才疏学浅，但难违市作协的盛情，深怀惴惴之心写下以上文字，充作丛书之序，有负重托处，敬请阅者批评。

1999年4月9日

（陈永昊：中共湖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宠爱文学

——作者自序

我至今不知文学为何物，因而文学给我的感觉就如同掉于地上的冰柱，断断续续，不能连贯。正因为不能彻底地看清她，我就好奇，并热爱她，有时也为她激动和劳作。爱上文学如同爱上一个勒马挎刀并会些拳脚的漂亮女人，这对我这样一位孤独而软弱的男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我又不能舍弃她，那些回忆与幻想之中蓦然回首出现的美丽和火焰照耀着我裸露的双眼，令我眩晕或飞翔。

我最初是在刚发育时涉及文学的，那时我慈爱的父亲时有一些小说发表，家中有很多黑黑旧旧的书，《老残游记》之类。家父说刘少奇之子能把这本书背出来。看多了书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与孩子看多了武打片就整天在家中上窜下跳不能安宁是同一道理。从此我误入歧途。

我不是文学的天才，写作就我而言将永远是一件悲惨的事。我喜欢在阳光下写，且不能听过多的嘈杂声，还不能嗅到炒菜的油烟味，否则就一点灵感都没有了。因而每年我必须腾出相当的时间来，象狼一样躲到乡下的某一间屋里去。那里没有接收电波的工具，没人和我交流，有钱没处化，我只能写，只能辛苦，或用梳子拼命梳头。

藏匿于乡下只是完成了我的分娩，但我无法躲避我居住的城市，无法逃避下一次孕育。那种轻浮与急躁，虚伪和冷酷，富

俗和清贫,又忙又累的脸,生活的重复日夜包围着我,使我感到痛苦和麻木,我无法摆脱这一切,因为这需要一个思绪运转的速度和质量的大空间。

我一直想弄清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要耗费时间和强壮的肌肉,也许等我明白了一点,我已经衰老,缺乏力量。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文学是需要有人去宠爱和崇拜的,尽管她有时很苍白,很软弱无能,象退下来的领导,而追随者自己又缺少文学的钙,努力多时终无法站起。但我们不能否认,所有的片段都有其自身的光明,并于互相的照耀中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浑然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生命或者精神的历程,而这个历程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就是宇宙的本身。宇宙和文学一样的光明和无限之大,无数和无限的生命和热情投入自己成为不尽的源泉。

写作正不断帮助我挣脱物质的外壳和精美的内核,使我在停顿的时候仍然感到在继续。在与人交谈中,灵魂便不能自己地飞越对方的头颅,到乡下去奔跑和流血。我希望能寻找一种更为快捷的、剧烈的、贴切的表达方式展示我对这个时代和我的朋友、我的父母的爱。

生活的经历的幸福和痛苦是水,朋友的关怀的真情是养料,正不断浇灌着我。

田家村

1999年3月28日于长兴

目 录

《中国太湖作家丛书》总序·····	陈永昊(1)
宠爱文学(自序)·····	田家村(1)

小 说

美丽的诱惑·····	(1)
赵村轶事·····	(8)
绿鹦鹉·····	(25)
高高的九龙山·····	(35)
面对死神·····	(47)
大兵,在海边上·····	(60)
湿润的手·····	(69)
地上有钱·····	(72)
征婚启示·····	(75)

报告文学

长兴 1988 水污染·····	(78)
阳光下·····	(89)
丁文明的故事·····	(107)
“鬼头”姚方清·····	(122)
别无选择·····	(135)

洪水中的新大力人·····	(143)
夹浦风景·····	(149)
忠厚聚财·····	(158)

影视文学

情到深处·····	(166)
天网恢恢·····	(177)
作者后记·····	(205)

美丽的诱惑

阿强穿上军装那年，正是他发育的鼎盛时期，他的大脑竭力动员他离开父母的丰羽，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精彩。

阿强和昔日的同班同学阿德跟着一位带兵的黑脸班长上了汽车，后来又换乘火车，再后来坐上了军用卡车，颠了两天三夜，最终，他的双脚落在了一块松软的土地上。

阿强瞪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

低矮的农舍，大多是泥砌的。寥寥可数的几棵树木站在寒风中，象是一只只木乃伊的手。北风一吹，地下的沙土就飞腾起来，象黄色的烟雾。

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精彩，阿强很失望。

好在营区紧靠着当地的一所乡中学，并且，营区和学校又有一扇大门相通，阿强他们在训练之余可以看见一群群孩子们在校园内的操场上追逐，在地上打滚。这多少给拢共才二十多号人，又远离村镇的军营增添了一些气氛。

阿强和阿德的兵种是高射炮部队中的侦察兵，他们的训练内容就是扛着一架专用的有一米多长的望远镜，观察辨别放在一里路外的一架架只有巴掌大小的模型飞机，并在数秒钟内说出它们的机型、速度、高度和角度。

长时间观察这种假飞机难免令人乏味，每当远处的乡间小道上走过一个人，阿强和阿德就会不约而同地把望远镜转过去观察一番。阿德还会用他的尖嗓门报出一串数据：“距离 1000，年龄 20，速度 5 码……”

这天，训练休息时，阿德把他的望远镜左转右转，最后很失望地对阿强说：“阿强，奇怪呀，这地方怎么见不到一位漂亮姑娘。”

阿强的心格登一下。

阿德没说错，他想起以前在家乡时走在大街上，美丽的姑娘总是象浮云一般从身旁飘过，令他的眼睛感到疲劳。然而，穿上军装好几个月了，别说看见，就是拿望远镜照，也没照到过一位漂亮小姐。不知道是这里的水土滋润不出美丽呢？还是因为这贫困县的贫困乡的土地留不住美丽？

阿强不知道，长期生活在一个缺乏美丽的环境中，是会让男人感到焦虑的。

故事发展到第二年的一个初冬。

在一个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的早晨，阿强享受着阳光，捧着饭碗靠在饭堂的墙上吃早饭。就在他往嘴里送了一大口饭抬头咀嚼的一瞬间，他那双侦察兵的眼睛，突然穿过营区的大门，看见学校操场上走过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动人身姿。

阿强眨眨眼睛，嘴里那口饭有半天没咽下去。

阿强马上把阿德从饭堂内叫了出来，轻声问：“学校里新来了老师？”

阿德看着阿强一脸紧张的样子有些好笑：“新来老师管你屁事。”

阿强极认真地说：“不不不，我刚才看见一个很漂亮很风度的小姐拿着讲义夹走进前面那排教室里去了。”

“怎么个漂亮？”

“距离 100 米外，我没看清楚。”

阿德吃吃地笑了，饭粒从他的齿缝里喷出来：“你这狗屁东西，一会儿说漂亮，一会儿又说没看清楚，真是有毛病。”

阿强不服气：“从她的穿着上，从她走路的姿态上，我敢肯定，她绝对的漂亮。”

阿德讥笑说：“姿态漂亮有啥用，说不定是个麻子脸、吊眼皮的模特儿。”

阿强愤愤然：“你……我不跟你争了，没意思。”

阿强在当天午夜十二时被刚下岗的阿德推醒，阿德眼睛发亮地悄声说：“你没错，白天你发现的确实是一位新来的老师，就住在朝我们营区开窗的那排教师宿舍的最后一间。”

“漂亮嘛？”阿强问。

“绝顶，她房间亮着灯，我看得一清二楚，她有点象电视里放的永芳化妆品里的女人。”

阿强为自己的首先发现有些得意，嘟噜了一句：“还说我狗屁，你这狗屁！”

第二天早晨，阿强拿着饭碗从宿舍出来时，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

大概是因为学校里没有篮球场，新来的老师独自在营区内的篮球场上活动筋骨。她时儿运球，时儿跳跃投篮，亮丽的脸蛋泛着红晕。而篮球场北面饭堂外的墙边，齐刷刷靠着二十多个端着饭碗边吃边欣赏新老师投篮的兵哥哥。

新来的老师一套红色的名牌球衣，每跳动一次，就象是火苗窜动一次，撩得人心里又热又痒。

也许是因为她太耀眼，阿强不敢多看，只是瞟了她一眼，就匆匆进了饭堂。

饭堂内空空的，三张桌上只剩下毫无表情的营长老周一个人独自在吃饭。阿强很想到外面去吃，但他却在营长的对面坐了下来。

阿强讨好地说：“营长，外面那新来的老师投篮很准，人也漂亮，你不出去看看。”

营长一口山东腔，他一开口，浓浓的大蒜味顿时在阿强周围弥漫开来：“阿强，服役期间战士不能和部队驻地附近的姑娘谈恋爱，这规定你知道吧。”

“知道，我记在本本上呢。”

营长一咧嘴，“既然不能谈恋爱，人家长得漂亮那是人家的事，看又有啥用，看多了还生个想法。……你好好干，你们浙江兵，聪明。”

阿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低着头稀里哗啦吃稀饭。

阿德很快收集到了有关新老师的情况：辛丽，22岁，南京人，某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分配到这里的棉花庄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为方便朋友之间交流，阿德还给辛丽取了个外国名字：英格丽西。

阿强表示赞同。

当兵有一件比较辛苦的事就是晚上站岗。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是最贪睡的年龄，深更半夜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黑夜中站上二三个小时会是一种什么滋味，这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英格丽西出现后，阿强的内心急切地等待着站岗。三四天以后，机会终于来了，他首先轮到的是当天的头班岗，时间是晚上九点至十一点。

营部九点钟熄灯后，四周变得又黑又静，只有营区东南角上菜园旁那排教师宿舍的几个窗口还亮着灯。阿强忍不住走近一些，

把目光投向最东面那扇窗口。他终于能比较清晰地看到了那张脸。她一直面对着窗口，低着头象是在看书。她的美丽令阿强的眼睛再一次感到疲劳，就连脸也发热起来。将近 10 点钟，英格丽西换了个位置，坐在了比凳子略矮一些的床沿上，开始认真的织毛衣。阿强伸长脖子，也只能看见她的一些乌亮的秀发。

阿强在十米开外的地方不敢再靠近，他怕靠得太近被里面的人发现而难堪，还因为窗下有一大片齐腰深的茅草，阿强担心草丛里藏匿着蛇虫什么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阿强看见英格丽西站了起来，在屋内伸展腰肢，然后，灯就熄了。

阿强看了看腕上的表，二十二点五十五分。她睡得真晚，阿强心想。

一星期后，阿强又一次轮到站岗，因为已是后半夜的三点钟，他避开菜地里的一颗颗象人头一样的大白菜，走得离窗很近很近，月光下，他发现英格丽西窗下的那片原先很茂密的茅草已被踩出一条路来。阿强为这条路的出现有些愠怒，心想，这帮狗屁东西，竟然把英格丽西的住宅划入了自己的保护范围。

又过了两个月，阿强发现英格丽西那扇窗户的六块玻璃糊上了一层很薄很薄的白纸。但不知为什么，那张白纸的尺寸似乎要比玻璃小了许多，只要外面的人贴上去，透过白纸和窗框之间那足有一公分宽的空隙，里面的风吹草动将被尽收眼底。反过来，里面的人却不大容易看到外面的动静。

漂亮的英格丽西大概已经发现有很多眼睛在注视着自己，所以才用纸将窗户蒙上了，但为什么又要留下空隙？为什么不干脆挂上窗帘？

也许，这是一个圈套，是一个美人计。阿强心想。他提醒自己决不上当。

英格丽西依然每天早晨“嘭嘭嘭”地拍着篮球从学校走到营区

里来早锻炼。她的脸上带着蒙娜丽莎的笑意，使每个人都感到她在关注自己。她一出现，饭堂里的人会很快走到外面来吃饭，一脸的若无其事却又专心致志的矛盾样子。

阿强依然陪着营长在饭堂内吃饭，任凭营长用大蒜味熏他。营长对他的表现似乎很满意，让他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阿强表现出很感激的样子，听营长吹一些他的光荣事。听着听着，阿强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他看见营长那张脸上叠现出英格丽西的形象。

自从英格丽西的窗子被蒙上白纸后，阿强有两个月坚持没靠近那扇窗子。但在一个月色姣好的初夏的夜晚，刚上岗不久的阿强终于为那扇窗口所传出的动人歌声所诱惑。阿强痛苦了很久，最终踏着被人早已踩倒的茅草，靠了上去。

他看见英格丽西穿着一件黑色的真丝短衫，拿着一本杂志，象国际歌星那样在舒展着歌喉，她的丰富的胸脯大幅度地起伏着，两条白嫩的胳膊发出象牙般的光泽。

英格丽西大概口渴了，端起茶杯喝了满满一杯白开水，又从橱窗里拿出饼干盒，回到写字台前，边吃零食边看书。她的这一基本动作持续有半个小时没变，使阿强的双眼再一次高度疲劳。他悄然离开窗口，在营区内来回走动了许久以后，不知不觉又走向窗前。

他看到英格丽西象是看书看累了，站了起来，在屋内伸臂弯腰，做一些健美操的动作。

他看见英格丽西藏身于一块时隐时现的布幔后，脱去那件黑色的真丝短衫，开始擦洗身体……

阿强的血顿时象香槟酒揭开盖以后，“嘭”地升腾起来，心脏狂跳着离开了那扇窗子，慌忙转身中，他背在身后的冲锋枪的金属枪托撞击在墙上，在黑夜中发出令人心惊肉跳的声响。阿强奔到仓库后的一个墙角边，直喘着粗气，他担心英格丽西会追出来。

接下去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早晨，英格丽西依然满面春风地捧着篮球在投篮。战友们包括阿德依然远远地欣赏着。她的球不小心失手朝饭堂这边滚过来。炊事班的阿胖很殷勤地跨步上前，一脚把篮球当足球恰到好处地送回英格丽西站着的位置。阿胖的学雷锋行为博得了英格丽西的一声优美的“Thank you。”阿胖的脸色在众目睽睽之下顿时象喝多了老酒一般。

阿强发现阿胖这狗屁今天穿上了那套他曾经发誓一定要省下来退伍后带回家去给他弟弟穿的新军装。

阿强自从那晚惊吓以后，确实没有再敢接近英格丽西的窗子。不久，阿强入党了。

第三年初春，阿强考入了军校。

阿强坐在军校宿舍内的写字台前，面对着窗外美丽的江南景色，思绪万千。他考虑再三，给英格丽西发出了一封信，道歉自己曾在窗外偷偷地看她，但他解释自己的行为仅仅是出于一种对美的向往。最后，阿强诚心诚意地建议英格丽西应该在窗口拉上一条窗帘……

英格丽西很快回信了，她的字很娟秀，她说：首先祝贺您考取军校，虽然我不知道您的长相，但我猜想您一定很英俊。谢谢您欣赏我，并把我称作是这里唯一的风景。我从小就喜欢穿军装的男孩，也喜欢被你们纯洁的目光欣赏。你们的欣赏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最后，她感谢阿强的建议，表示她将尽快去买一块绝对漂亮的窗帘，但她又同时说明，这块窗帘一定要等自己结婚的那天晚上才能挂上。

阿强捧着信，久久说不出话来。

（该小说发表于1999年）